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从敌后到光复：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边佳兰 (1943–1945)

From Behind the Enemy Lines to Liberation:
Activities of MPAJA in Pengerang (1943-1945)

莫家浩
(BAK Jia How)

摘要

太平洋战争期间，马来亚处在日军统治之下。在柔佛的边佳兰（Pengerang）地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自1943年起便活跃于此间，从事各类敌后骚扰、宣传及破坏活动。1945年战争结束，日军投降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曾一度接收边佳兰地区，进行实质管治，直至1945年底为止。本文通过梳理包含口述、回忆录及资料集等传世史料，藉此审视从日据至光复初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边佳兰的事迹，探讨其在战时抗日大局及战后初期地方治理所扮演的角色。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马来亚、边佳兰、人民抗日军

Abstract

During the Pacific War, Malaya was under Japanese rule. In Pengerang area of Johor, the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MPAJA) has become active here since 1943, engaging in various of distraction and deception, propaganda and sabotage actions behind the enemy lines.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in 1945, MPAJA took over the Pengerang area from the surrendered Japanese troops, and carried out substantial governance until the end of 1945.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eds of MPAJA in Pengerang from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o the early days of the liberation, and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is particular history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s well as post-war governance issue in this region.

Keywords: World War II, Malaya, Pengerang, MPAJA

一、前言

1941年12月8日午夜时分，日军在马来半岛东海岸登陆，掀开了太平洋战争与马来亚战役的序幕。英军备战不足与防御策略失误，加上日军强大迅猛的攻势，导致后者在马来半岛势如破竹。1941年1月31日，英军炸毁横跨柔佛海峡的新柔长堤，标志着英军在马来半岛溃败，以及新加坡岛最终保卫战的开始。（彼得·埃尔菲克著；陈新才、张清江译2006：93-95、188、211-212）由于日军选择跨越马来半岛内陆由北往南进攻，整场马来亚战役的战火几乎绕过了包括边佳兰炮台（Pengerang Fortress）在内的新加坡海岸防御体系。（马尔科姆·H. 默费特等著；陈新才、张清江译2011：243-244）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的英方守军向日军投降，惟迟至1942年2月22日，即新加坡沦陷一周后，日军方才终于派人前来边佳兰受降并接管当地军事设施。（Pengerang WW2 Coastal Battery, n.d.）由此看来，战时一炮未发、至今仍伫立在边佳兰山岗的边佳兰炮台，或许是二战英军在英属马来亚最后一座失守的要塞。（莫家浩2021）

1942年2月下旬，日军进驻边佳兰，开启当地长达3年半的日据时期。纵观日据时期的边佳兰，与日军对抗的武装力量，主要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柔南第四独立队辖下的第七中队。本文通过梳理包含口述、回忆录及资

料集等传世史料，藉此审视从日据至光复初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边佳兰的事迹。

二、抗日军的敌后活动及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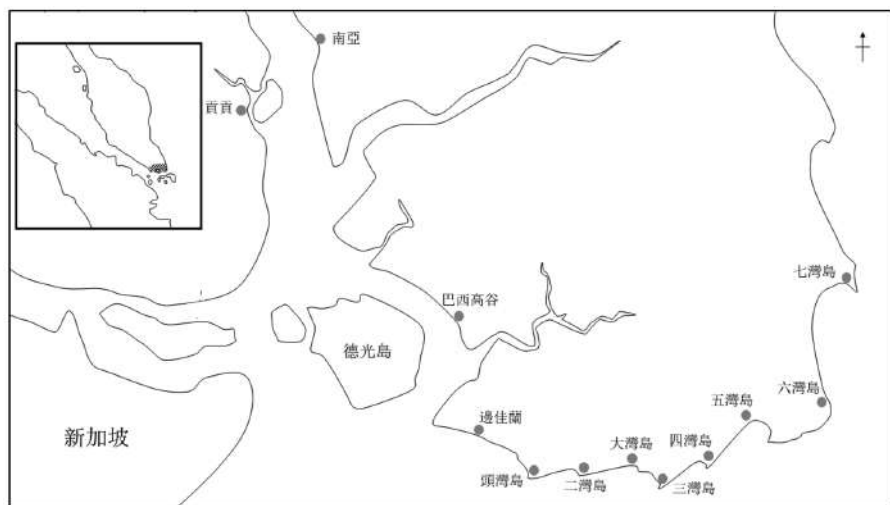
相较于其他中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柔南第四独立队辖下的第七中队成立于1943年初，与柔南其他中队相比，成立时间最晚，最初只有一支约50、60人的分队，分散在柔佛河下游东岸的南亚（Telok Sengat）、帝文（Sungai Temon）及边佳兰活动。（新马侨友会编1992：241）

一般认为，第七中队位于乌鲁地南的万孚园（Ban Foo）指挥部于1943年中旬遭日军进攻，抗日军方面用了4至5个月的时间撤退，并转移至柔佛东海岸的和平港（Kangkar Kambau），并建立新的根据地。（新马侨友会编1992：250）然若根据时任第七中队第一分队队员的黄学勤所忆，第七中队指挥部乃于1943年初便已设在和平港，1943年6月遭受日军进攻的即位于和平港的第七中队根据地。（黄学勤2005：8-9）

即便如此，得益于茂密的柔佛东海岸内陆森林的掩护，第七中队自1944年起开始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1943年末至1944年，我们柔南的抗日地盘扩展得很快，从文律（Benut）至新打山、南亚（Telok Sengat）、边佳兰（Pengerang）、大湾、头湾（Sungai Kapal）、二湾（Telok Empang）、三湾（Sungai Buntu）、四湾（Sungai Renggit）、七湾（Tg. Penawar）一带，都有许多青年参加抗日组织，这些地区都是华马两族混居的，而五湾（Telok Ramunia）和六湾（Telok Punggai）则全部都是马族（马来族）居住的地方。”

（黄学勤2005：11）



图一：边佳兰地区及周边主要聚落位置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谷歌地图及实地考察所得绘制。

与森林里的抗日军相辅相成的，是隐藏在乡间的抗日地下组织，在边佳兰沿海一带，又以五湾（Teluk Ramunia）矿山的地下组织人数最多也最为活跃。1942年3月，陈诚志与父亲从新加坡来到四湾岛王春利鱼行工作。陈诚志经朋友洪平（真实身份为马共成员）介绍后，进入“新福兴酒店”当店员，在接待日本人时学会日文，刺探军情。1943年2月，陈诚志又在洪平暗示下进入五湾矿区工作，在那里认识了曾淼发（真实身份为当地游击队儿童团长）。同年4月，陈诚志被吸收加入抗日组织里，首先在五湾矿区进行抗日地下工作：

“我回到矿山，马上发动了几个好朋友在工人中为游击队募捐，筹集粮食、布匹、药品，并串联抗日群众，在工区和四湾岛街建立了几处活动据点，还同游击队员李昌、亚坤、李玉等人经常在敌人的眼皮下张贴抗日标语、传单，对反动工头发警告信，替游击队送情报，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的活动。记得有一次领导上要我发动工人上山参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我和同志们四处串联，组织行动，往往一夜之间就有几十个人上山……”

（陈诚志1984：59-61）

1943年10月，陈诚志的活动引起日军注意，成为日本宪兵搜捕的对象。当时身患疟疾的他被抗日军秘密带进森林，编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第七中队的第三分队，驻扎在边佳兰七湾森林里。1944年2月，七湾据点被日军扫荡，陈诚志先返回四湾和五湾一带打游击，后又改调至专门打击“汉奸走狗”的锄奸组工作，并被任命为组长，负责三湾、四湾、五湾的“武装锄奸”和情报工作，并表现得神乎其技：

“（锄奸队）全队有十多个人，三人为一个行动组，领导上另外布置内线人员及群众配合我们行动。行动组的武器是一把铁锤，一把匕首，一支手枪，一颗手榴弹。三人中一人执行，一人当助手，一人掩护。行动时把铁锤掖在袖口内，按内线的情报和暗号指示，找借口（如问路、借火等）接近汉奸，乘敌不备，急速抡起铁锤猛击敌人的太阳穴，接着再击第二下，助手飞快上前，用匕首刺入要害，迅速搜走敌人的短枪，把外套反穿，钻进混乱的人群中扬长而去。行动神速，往往十来秒钟就解决问题，敌人丢人失枪还弄不清怎么回事。我亲手处决的汉奸走狗、日本鬼子就有数十人，经我布置执行的就更多了。”

（陈诚志1984：61-63）

在当时，抗日军通过在森林里架设表演台及食物招待，以举行欢迎会或游艺会的形式，向边佳兰当地村民展示组织力量，宣传抗日军内部生活条件好，提振老百姓对抗日军的信心；然而实际情况，则是由抗日地下组织在民间征集食物用品和提供表演内容。据当时从新加坡来到二湾岛、寄居在刘振标园里的新加坡华侨中学教师黄学良回忆：

“他是每一个乡村去联络这些华人，这个乡村的华人叫他带什么带什么东西到某一个地方去，那么就有人把它带进山芭里头去。那么有的带食物，有的带用物，某处地方带某种（东西），大家都带那一种东西到那边，他凑下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大会，做得非常完满，非常成功的。那么也叫各地方的老百姓去准备一处什么的表演，他们派人来指导一下，那么也这样子凑起来，一个游艺会也非常成功的。后来我觉得他们实在很能干，不过那个时候这

种是虚空地，没有实力……”

(Education in Singapore (Part 2: Chinese), Accession Number 000681)

同样在1944年从边佳兰加入第七中队得还有谢佐先。谢佐先的父亲是战前担任哥打丁宜筹赈分会要员的谢晓昭。日据时期，谢晓昭被迫担任哥打丁宜奉纳金负责人，并改做白米生意。时年15、16岁的谢佐先，此时正在边佳兰协助父亲做生意。1944年，五湾矿区的地下抗日组织派人到四湾，与谢佐先接触，后者于是决定加入抗日军，跟随接头人从四湾前往边佳兰内陆森林里的抗日军联络站暂处。据他忆述，当时联络站里有20、30名身穿制服的抗日军队员，物资充足。在联络站待了1个月后，联络员方才将谢佐先带往位于和平港的抗日军根据地，当时约有30余人驻扎在此。谢佐先在这里成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第七中队的第二分队队员，负责抗日军与同样驻扎在当地、协助前者在本地进行地下抗日工作及开展游击战的英国136部队（Force 136）彼此的联络工作。（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0565）

对于柔佛东南部的抗日形势而言，1944年是一重大转折点。这一年3月份，一支136部队乘坐潜水艇在柔佛河下游的南亚港登陆，在抗日军协助下转移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第七中队位于和平港的指挥部。1944年下旬，面对日军对位于天吉港的第四独立队司令部的大举进攻，四独司令部也暂时迁移到和平港。到了1945年初，第七中队规模扩大至数百人，足以分出人手，在哥打河口沿岸成立新的第三十三中队，并配备盟军空降的新武器和新制服。（黄学勤2005：12-13）

1944至1945年间，盟军通过潜水艇和飞机，向隐藏在柔佛东海岸密林内的抗日军输送人员及作战物资的行动，引起日军注意。据一份盟军的情报材料称，1944年12月，日军曾经登陆增援边佳兰，使当地的日军总兵力从400人一度暴增至1600人。（Pengerang WW2 Coastal Battery, n.d.）当时有份参与日军突袭行动的陈有土回忆：

“他们的潜水艇是从海上来，来了后就在这个Pengerang（四湾岛）浮起来。所以那是宪兵部派我们和一些警察——那些‘孟加

厘’（Bengali）警察，日本有一两百个孟加拉的警察，乘船从红灯码头那里下船。我们从红灯码头那里下船到四湾岛那里等一晚。晚上等，等到天亮，见不到海上的那艘潜水艇浮上来，后来他们宪兵有情报，带我们到山上去搜共产党的总部……那个地方的树差不多都砍光……大约有四个篮球场那样阔，还有搭通俗演讲台——表演做戏的，演讲的台，还有贴一些他们共产党的说明书。地上都是米啊，罐头啊，那里什么都有。我们进去走，山里进去，差不多有几哩路，才去他们的总部的地方……他们老早就跑掉了……完全没看到武器，只看到那些米啊，番薯，很多啊，也有罐头，也有军衣，军裤全都有，有针车也有汽车大灯，全都有。”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0210）

显然，这次突袭行动以失败告终，只能将抗日军在据点里搭建的简陋屋寮及留下的物资放火烧毁便撤离。1945年4月一份盟军情报消息指，日军在边佳兰当地仅驻有士兵30名，混成部队50名，警察12人，军队役夫300人而已。（Pengerang WW2 Coastal Battery, n.d.）此消彼长下，1945年5月，抗日军第三十三中队以两个分队的兵力攻打边佳兰七湾岛警察局，在当地马来警察的内应下，抗日军潜入警察局，睡梦中惊醒的日籍少佐警长被俘，历时半小时的行动中，一共缴获20多把枪支及3箱子弹。从此日本人在当地便不再设立警局。（黄学勤2005：13）

抗日军在边佳兰地区的活动也并非一帆风顺。1945年12月29日，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解散前夕，新加坡《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刊载了一篇没有作者署名的稿件，题为《光复后的边佳兰》。文章从自身的立场及角度，对战时边佳兰的抗日游击活动略有着墨，文中提及抗日军人员被日军逮捕并牺牲的片段：

“……有一次抗日军进行歼敌秘密工作时，给汉奸走漏了消息，被鬼子包围了，结果关在监牢里，这一群忠勇的抗日军，他们都很机智，在午夜的时候，几个人轮流把粗大而坚硬的狱杠用牙咬断，不过当他们出奔的时候，鬼子发觉了，登时乱鎗扫射，当场

牺牲了几个亲爱的同志，演成了悲惨的局面……”

（佚名1945：3）

然而，若论第七中队在日据时期最重要的战果，自然非劫掠运粮船莫属。1944年底，第七中队侦察到一些从泰国购买粮食运往新加坡、没有武装护卫的舢舨船行经柔佛东海岸。于是第七中队组织了水上突击队，在海上骑劫这些舢舨船，驶入素里里河，再由抗日军和百姓群众将船上的大米运到古来的抗日军驻地藏匿。这些大米由百姓群众及抗日军四六分成，一年多的时间，一共骑劫了26条运粮船。这使得1944年起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为止，第七中队及和平港、和祥港、老港、新港、古来等地的群众都有米吃。（黄学勤2005：11-12）

同样处在运粮船必经之海域，此时人在边佳兰的陈诚志，忆述了其领导的“锄奸队”一次颇具戏剧性的劫掠日军运输船的行动：

“有一次，侦察到一艘装满药品、武器、粮食的日军运输船要从四湾岛海峡经过。我带领小分队化装成日本宪兵，埋伏在航道中的一个小岛上。船一到，我使用日语命令停船检查。上船后，我左手掏出假证件一晃，右手同时开枪，打死船头哨兵。其他同志一齐动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了船上的日军。早已组织好了的群众一轰而上，把全部物资搬运进驻地。”

（陈诚志1984：63）

相较之下，同样加入抗日军的谢佐先，对于劫掠粮船行动的描述，就显得平和许多：

“他们的船一到，有时候抗日会的人就会去跟他们……好像他们是冈部队或者日本的海军部或者空军部队，他们就要没收，因为这个是敌产。假如是私人的，他本人的，就叫他报效。一般的东西你是搬不完的，百多，两百多个人，每天搬都搬不完。很多很多东西，所以由这边供给粮食才分配，又分配多少去哥打，分配多少去南亚，分配多少去帝汉，分配多少去素里里，分配多少去

和平港或者舢板头。很多组织的。”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0565）

综上所述，抗日军在边佳兰的活动，尽管偶有攻坚，但仍以敌后骚扰、地下动员和锄奸为主。唯独劫掠运粮船的行动，不仅解决了抗日军粮食短缺的难题，同时也让百姓群众得以分一杯羹，对柔佛的战时抗日活动带来积极助益。原本地处偏远的边佳兰，竟因地利之便而有此际遇，实属阴错阳差，始料未及。

三、胜利光复与人民委员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虽然盟军东南亚最高司令部在8月15日当天便下令设立“英军政”（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BMA）作为战后马来亚统治机构，但由于英军直到9月初才陆续重返马来亚与新加坡，以致3年8个月来持续在马来半岛进行游击战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为当时马来亚境内最主要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于是，人民抗日军奉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命令，立即离开藏匿在山区和森林的根据地，纷纷进驻各地大小城镇，除了受降日军、封存日军遗留的粮食、物资外，同时接管当地警察局和政府重要机构，维持社会治安秩序，肃清日奸走狗，建立人民委员会以行地方治理，并且将干部队员分遣到工农商学各界，成立新的工会、青年团、妇女会等组织，加强社会渗透。（新马侨友会编1992：272-274）

与此同时，抗日军第四独立队亦受马共中央指示，需立即进驻日军投降后处于权力真空状态的新加坡。于是，第七中队辖下的两个分队由哥打丁宜乘船沿柔佛河南下，于1945年8月22日登陆新加坡。（新马侨友会编1992：273）大概是在同一时候，黄学勤与数名干部也由哥打丁宜来到边佳兰，并在当地成立边佳兰区人民委员会，由邹德平担任区委书记，黄学勤、戴鲁焰、黄仁出任区委委员。工作分配方面，邹德平负责领导边佳兰区人民委员会马共党团，黄仁负责领导边佳兰警察局及新民主青年团，何

仪负责领导工人联合会及妇女联合会，戴鲁焰负责领导三湾及四湾人民委员会及妇女会马共党团，黄学勤领导三湾及四湾的新民主青年团和工人联合会马共党团。（黄学勤2005：17）陈诚志则被任命为四湾岛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委员长，随后又调任边佳兰区人民委员会治安委员，继续清查、逮捕、审判、镇压“汉奸”与“反动份子”，维持社会治安，并将日军物资藏在深山密林之中，又或者假手他人，转运到新加坡去。（陈诚志1984：64）

基于地理位置和交通等因素，马共柔佛州州委会随后将边佳兰划归新加坡市委领导，邹德平首先被调到新加坡，改派代表星加坡市委的小欧（汉田）过来边佳兰接替领导位子；同时，边佳兰区委会新增了周向云及黄士民两个区委，活动范围也扩大到周边的德光岛及乌敏岛，戴鲁焰与陈诚志就被派到德光岛人民委员会主持工作。之后陈诚志被调到新加坡，秘密复员，隐蔽身份，从事地下党组织工作；1945年11月，黄学勤、黄仁、戴鲁焰三人奉命转调新加坡，在新加坡市委指示下，领导各类群众组织运动。（陈诚志1984：64）

1945年12月1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正式复员解散。此前一天（11月30日），英军政属下的哥打丁宜县民事官（Civil Affairs Officer）乘搭英国海军登陆艇到访边佳兰视察。通过其通译寻访当地商人，以及民事官本身与当时边佳兰区人民委员会主席Chia Sin Sen的对谈可得知，Chia Sin Sen又名Chia Chin Yah，大埔客家人，在边佳兰的不兰打（Pelantar）拥有40英亩橡胶园。他同时也是一名抗日军成员及马共党员，领导着当地一支武装力量，驻扎在边佳兰沿海的五湾以及内陆的不兰打和三地（Santi）等地。日军留下的粮食、药品、武器等物资大都被这支人马转移至森林中藏起来。柔佛政府常驻当地的医疗助理亦向民事官申述，日军留下的大部分药品已被马共拿走，留给他的只有一个月份量的药品。民事官甚至怀疑，在战后新成立的当地合作社里所摆放的商品里面，可能也包括遗失的日军物资。英军政于10月发放的免费白米也大都被人委员会取走，后者也向边佳兰当地人征收治理费。当民事官质问Chia Sin Sen为何日军物资会被掠走时，Chia Sin Sen辩白说是日军自己在投降前鼓励人们掠夺其物资。随后抗

日军只在边佳兰逗留很短的时间，离开前将治理当地的工作交给人民委员会，而后者靠自身力量，无力去维持社会秩序。Chia Sin Sen还强调，因为英军政迟迟未派人过来边佳兰，因此他无从汇报上述事态及寻求协助。民事官并不相信其说辞，也拒绝了Chia Sin Sen对英军政继续发放免费白米和救济金的要求。（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Region No. 6, No. 6204）

另一方面，在前述《光复后的边佳兰》一文中，亦曾从马共及人民抗日军的角度，述及战后初期边佳兰的地方治理种种，则与英军政的档案记录所呈现的情景有些许差异：

“八月十五日一声霹雳，鬼子无条件向我们投降，抗日军维持地方，人民也极拥护，把秩序弄得井井有条，现在交通方面增加了不少小汽轮，川走星加坡，教育也极力进行，培正，民众学校复办了二个多月，闻华侨、群甲等五六校亦将继续开学，他如工，商各业蓬蓬勃勃正如雨后春笋，一日千里。不过这在星加坡东海岸称为幽雅‘世外桃源’的边佳兰，光复了几个月以来，到现在英当局还没有派员来接管。食粮仅配给一二次，而近日首批由英政府带来的税关人员，他们还是从前的作风，人民得不到食粮，痛苦万分，亟希望当局早日派员前来，而有以苏民困云。”

（佚名1945：3）

无论如何，哥打丁宜县民事官在报告中描述的边佳兰现况及吁请英军政当局介入的要求，很快得到后者重视与响应。1946年1月，英军一支连队被派到边佳兰驻防。同样在1946年1月12日，三名警察抵达并重启边佳兰警察局，与英军协同维持治安。同年3月，一名马来文官被任命为哥打丁宜代理副县长，并常驻边佳兰。（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Region No. 6, No. 6204）至此，边佳兰已俨然成为战后初期柔佛东南一隅的地方行政中心。

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边佳兰居民

身处日本人与抗日军的夹缝中，战时的边佳兰村民尽管未经受大屠

杀磨难，日子也过得战战兢兢，身不由己。抗日军需要粮食、药物和建立自己的联系网，往往会趁夜深人静时潜入百姓家中要求援助，对于那些胆小怕事、明哲保身而拒绝合作的村民，抗日军会以武力对付，甚至开枪处决；然而，若村民支持抗日军，也将冒上被日本人发现而逮捕问罪的风险。面对两难，村民大都只能尽量两边讨好，互不得罪。

举例言之，在边佳兰的头湾，当地橡胶小园主、培正公学创办人彭三和的长子、次子、三子及儿媳妇皆先后加入抗日军及地下抗日组织，其住宅也成为抗日干部常驻的地方。由于家人抗日积极，彭三和也被日本人逮捕，后经战前边佳兰客属公会司理、与彭三和合办头湾培正公学的袁凯军出面保释，化钱消灾，方才幸免于难。讽刺的是，袁凯军在战后初期却被抗日军当作汉奸，并被带到海边枪毙。（彭杜生2019：x-xii）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边佳兰的二湾。当地富商刘振标，作为当时边佳兰的主要渔禽畜生产者兼出口商，自然被抗日军看上。刘振标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除了送粮送药，甚至有过将一名受伤的抗日军成员，用刘家的渔船送到新加坡治疗的经历。而日本人也开始怀疑刘振标是否在暗中接济抗日份子。一天，一队新调来当地的日本宪兵队来到刘家，将刘振标推上吉普车抓走，送到哥打丁宜的日本宪兵总部严刑拷打，要刘振标供出抗日军的藏身处及联络方法。由于刘振标坚称不认识马共，再靠其长子刘熙成用钱疏通，总算将刘振标保释出来。（朱亮亮2010：102-103）1945年8月，随着日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边佳兰暂时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控制，在此期间，刘振标亦曾协助抗日军将载满五艘舢舨船（tongkang）、疑似投降日军物资的货物，运往新加坡售出。（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Region No. 6, No. 6204）

以上刘振标及彭三和皆因与抗日军有联系而被牵连，遭受日军皮肉之苦。然而像袁凯军这样被视为通敌者而在战后抗日军秋后算账，下场则极有可能是灭顶之灾。陈诚志在日本投降几天后便来到边佳兰，其部队在边佳兰军港接受当地日军集中缴械，并由他带领一个抗日军分队在边佳兰维持治安，同时在边佳兰召开公审大会。（陈诚志1984：64）当时有四名“汉奸”被绑在边佳兰村华侨公学门口的柱子上，经过一番批斗

后，其中一名在当地群众的异议声下被释放，其余三人则被乱棍打死。

（Literary Scene in Singapore (Chinese), Accession Number 003332; 彭杜生 2019: xiii）纵观日据时期，边佳兰并未有日军滥杀无辜百姓的记录，这也让战时的“锄奸”及战后袁凯军与这三位被处决的无名“汉奸”，成为历史文献中值得深思的存在。

五、小结

从1943年起，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边佳兰从事了不少敌后破坏与地下动员工作。虽然在1943至1944年的大部分时间，抗日军在边佳兰地区的战功并不显著，日军在当地的常驻军力也很有限。直到1944年末，随着抗日军兵员与火力的提升，日军也尝试增兵清剿，惟此时后者已是强弩之末，战绩乏善可陈。在本文援引的诸多记录中，关于抗日军与日军双方在战时边佳兰交战并出现伤亡的记载并不多见，即便是抗日军自身，在大多数的传世回忆录中，也鲜少提及自身在边佳兰英勇杀敌，或战友光荣战死的片段。退一步言之，此一现象或许表明，当地战况其实不如共情者的描述或想象那般激烈。

另一方面，对于大局而言，1944年起的运粮船劫掠行动，或许是边佳兰地区的人民抗日军最显著的功绩。在边佳兰沿海截获的粮食不但足以供应当地周边需求，还能循陆路运至柔南中部的古来、新港，甚至远至柔北的三板头（Jemaluang），宛如战时柔佛抗日活动的生命线，其作用与影响值得进一步挖掘。最后，对于边佳兰的华人而言，战时的苦难，并非仅仅来自日军在当地的统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从战时延伸至战后的种种锄奸私刑，对当地老百姓所造成的伤害与恐惧，同样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

战后初期，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主导成立、并划归新加坡市委会所管、辖区一度包含德光岛及乌敏岛的“边佳兰区人民委员会”，是一个在极大程度上跳脱了柔佛王国及英殖民治下旧有地方行政框架下的创新设计。尽管它的出现仅仅维持了不足半年，却足以体现在战后初期当地华人精英的认知中，“边佳兰”作为总括性地域认同正在超越政治与阶级，逐

渐发展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共识。而事后的历史也将表明，在人民抗日军退场后，此一共识仍将发挥作用，继续形塑着当地的行政治理与地方认同。

参考文献

- 彼得·埃尔菲克著；陈新才、张清江译2006。《真相：新马二战沦陷揭秘》。新加坡：亚太图书。
- 陈诚志1984。〈往事回忆〉。载《同安文史资料》第四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同安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57-76。
- 黄学勤2005。〈哥打河畔的战斗岁月〉。载《激情岁月》。“见证丛书”编委会编。香港：香港见证出版社，3-50。
- 马尔科姆.H.默费特等著；陈新才、张清江译2011。《新加坡历史原貌：1275-1971年》。新加坡：亚太图书。
- 莫家浩2021。〈失落的炮弹〉。《星洲人》，读取日期：2022年12月12日，取自 <https://vip.sinchew.com.my/%E8%8E%AB%E5%AE%B6%E6%B5%A9-%E5%A4%B1%E8%90%BD%E7%9A%84%E7%82%AE%E5%BC%B9/>。
- 彭杜生2019。《风雨岁月：一个家庭的时代曲》。八打灵再也：文运企业。
- 新马侨友会编1992。《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香港：香港见证出版公司。
- 佚名1945。〈光复后的边佳兰〉。《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新加坡）1945年12月29日第3版。
- 朱亮亮2010。《追虹》。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Region No. 6, No. 6204. Outstation reports & Correspondence Kota Tinggi.
- Education in Singapore (Part 2: Chinese), Accession Number 000681.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NG Hak Liang (黄学良), 25 June 1985: Reel/Disc 7 of 16.
-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0210.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TAN Ewe Tor (陈有土), 9 September 1982: Reel/Disc 3 of 3.
-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0565.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CHIA Chore Seng (谢佐先), 24 May 1985: Reel/Disc 2 of 8.
- Literary Scene in Singapore (Chinese), Accession Number 003332.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cording of LAI Yong Taw @ Liu Jun (赖涌涛@流军), 1 July 2008: Reel/Disc 2 of 15.
- Pengerang WW2 Coastal Battery. (n.d.). The war years (1939-1945). Retrieved 15 December 2022 from http://raztalhar.com/pengerang/pen_history_war.htm.